

窗棂上妖娆的花朵

安黎



冬天的农村各家各户的姑娘们在劳作之余,忙里偷闲,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干着两样事:一是纳鞋底,一是剪窗花。

姑娘们对美显现出一种别样的敏感和迷恋。绣个手绢,纳个鞋底,做件衣服,缝个枕头,都不那么随随便便,而是在讲究实用的基础上,力求将自己对美的追求,融汇其中。

姑娘们对美显现出一种别样的敏感和迷恋。绣个手绢,纳个鞋底,做件衣服,缝个枕头,都不那么随随便便,而是在讲究实用的基础上,力求将自己对美的追求,融汇其中。

对于乡村姑娘来说,剪窗花是一件必须严肃对待之事,因为它关乎于人的脸面。

头顶着头,时而各自闭门不出,特意回避人的窥探。交流为了取经,甚至是为了“窃密”,而躲避则是怕自己的创意和手艺被人学走。

日子宽裕的人家,平日里,窗子上也烂漫着窗花,但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,那样的讲究,似乎过于奢侈了。

每个家庭的窗花,几乎都来自于自家的姑娘之手。那原本纤细柔软的玉手,经日复一日地握锯头,抱石头,挥铁锹,裂纹纵横,粗粝不堪。

红纸上就出现了一束花或一只鸡的烙印,捉起剪刀循着烙印,细细地刻挖,用不了太久,一盆栩栩如生的花,或一只引颈啼鸣的鸡,就脱颖而出。

家家户户的窗格上,都是五颜六色,山花烂漫。窗花的造型五花八门,有牛羊狗兔等动物,有槐树榆树柳树等树木,有牡丹芍药月季等花卉,有向日葵稻谷葱等庄稼。

那些上窗的动物植物,其实是受到了一种礼遇,获得了一份礼赞。该扬弃的都扬弃了,没有被抛弃的,自然均为意中之物。



春联往事

颜巧霞

自我有记忆起,每临农历年,村庄上的人家都会在除夕那日贴春联。那些老旧的砖瓦房配着油漆斑驳的木板门,在旧门上贴红通通的春联后,一时之间整个房像纯朴的姑娘涂了胭脂,变得喜气洋洋。

一般说来,一户人家有几扇门就需几副春联。堂屋、东厢房、西厢房、厨房……计算下来买春联也是一笔开支。

母亲吩咐我们别光顾着野,留心着祥三爷什么时候帮人写春联。

祥三爷平日爱拿着一架古书读,肚子里有墨水,只是他家弟兄多,家贫,他一辈子未曾娶亲,跟在大哥大嫂身边过日子。

父亲在外跑着要工钱,母亲忙着做年夜饭,我也认真地留意着祥大爷家的院子。



二姐与燕子

赵长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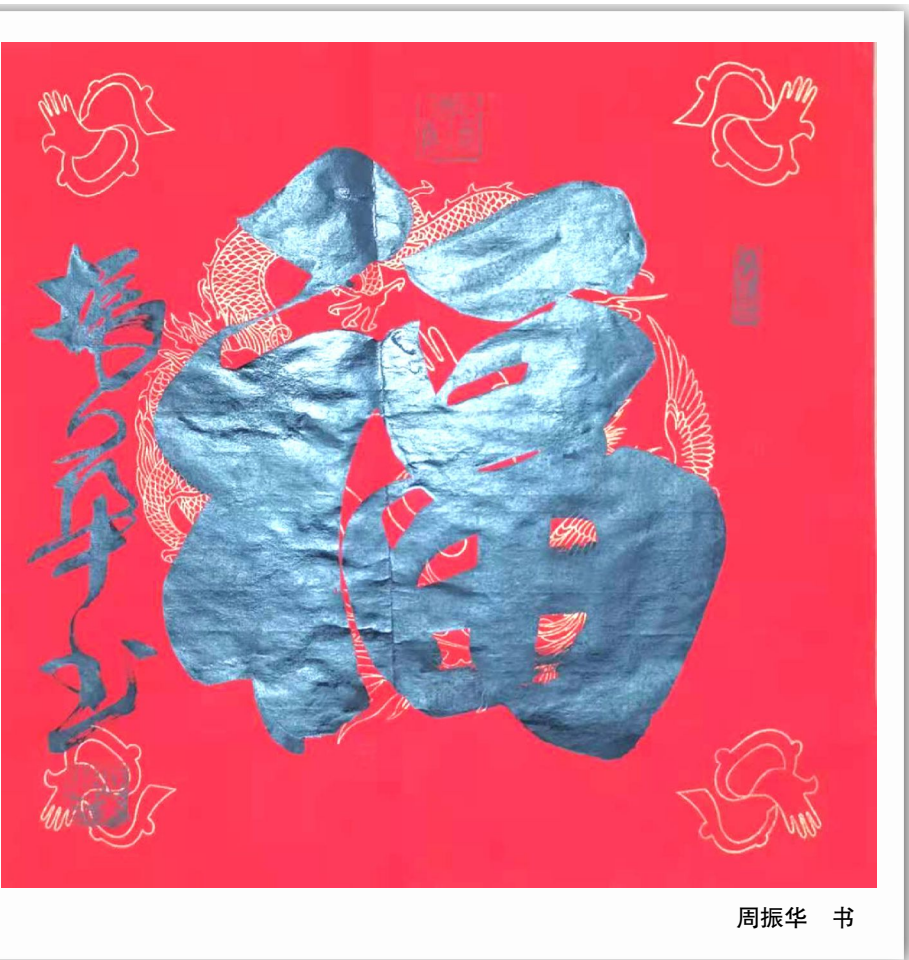
说:不借你财,不借你来,只借你家屋檐下窝仔。”经二姐这么一说,再认真听,燕子似乎真的是这么在说呢。

我家是燕子的常客,每年都会燕子在我家屋脊上梁上筑窝。为了防止燕子的尿落下来,父亲总会在屋梁下面搭建一块塑料布。

那次二姐扛着我,被堂哥追赶摔倒了,她不好直接骂堂哥,她就学着燕子的叫声,一来是为了哄我不哭,二来是为了骂堂哥:“你追我,就叫你死;你追我,就叫你死……”

春暖花开,燕子来了。它们成双成对地,或贴在屋檐下,或立在枝头,欢快地叫着,好像在说悄悄话,又像在和主人打招呼。

二姐嫌燕子吵,不想让燕子在她家的屋梁上筑巢,她也听不懂燕子的叫声,燕子在她家门前来飞去时,她就用竹杆子在驱赶。



周振华 书

老家的年俗

吴征辉

对于过年的生活安排,家乡民谣中唱:二十三,吃糖盒;二十四,扫屋子;二十五,磨豆腐;二十六,去割肉;二十七,宰公鸡;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打瓶酒;三十晚上,熬一宿。

贴对联,常常是我大哥的活。大哥左臂挎着用簸箕盛控的红纸黑字的对联、锅铲子、缝衣剪刀、扫帚等,右手端着一瓢饺子走在前面。

年三十,好像来得快。临近傍晚,娘会在大门口扔好了“拦马棍”,再在院子里撒些芝麻秆。她说一年就这一晚上不关门,要把先人骑来的马拦在家里。

孩子们很快吃饱要去伙伴玩炮仗了。我拿了鞭炮、提溜金、地老鼠跑面门,父亲还在不紧不慢地煎油,母亲已经准备和面包饺子。

响”(二踢脚)、汽火、炮炸炸,火光辉映下看得清火药爆炸后的青烟丝丝缕缕,升腾漫散。舍不得一次性放一挂鞭炮的小孩,把炮挂拆开,单个单个的放。

临近深夜十二点,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回家,他们要执行一个重要仪式——“发纸”。大人们在堂屋拉呱,夜太冷,他们支起了火盆,一个直径二三十厘米的树根疙瘩燃烧了多半,满屋子的烟熏火燎味。

大年初一,村子还被黑纱笼罩着,村民们就起来煮饺子,一定要吃素馅的,要的是“平平安安、素素净净”。假如碗里吃到了裹着硬币分格的饺子,那就预示着“有财运”“年年发财”。

我家的压岁钱多是五角、一块、两块、五块,就这数额,也是一年最多的奖赏,是个人花费最有自主权的高光时刻。

“初一饺子初二面,初三丸子团团转,初四烙饼炒鸡蛋,初五捏上小人嘴,初六人日吃寿面,七豆腐八沐儿,九鲤鱼十里皮,十一十二粥带仁,十三十四余汤丸,正月十五元宵圆。”

跟着风俗,踏着节拍,一天天的过年就铺展开来,春风浩荡的日子红红火火,我的村庄又进入了下一个四季轮回。



高山儿女 金晨作

